

反移情

三區域條目

跨區域顧問：Anna Ursula Dreher (歐洲) · Adrian Grinson (拉丁美洲)
和 Adrienne Harris (北美洲)

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北美洲)

一、引言和介紹性定義

反移情是精神分析中轉變最多，也是促成最多轉變的概念之一。它需要從歷史、理論、實證和經驗上來認識。如今這個概念廣泛代表了在分析情境中分析師對病人的感受(意識和潛意識)、想法和態度。最廣義地來說，它指的是治療師對病人可能有的所有感受、態度和想法。最狹義地來說，反移情是指對病人的移情出現特定的反應，主要是潛意識的---字面上來說，相對於病人的移情。作為精神分析中最複雜和演變最廣的概念之一，在現今不同國家間的取向裡，有著許多不同的意義，一般來說普遍認為反移情的經驗既有潛在的好處也有危險。作為移情—反移情此系統概念的必要部分，即使在概念上有所歧異，它仍反映了精神分析的一個重要的互動向度。

從當代歐洲和北美精神分析辭典延伸來看 (Auchincloss, 2012 ; Skelton, 2006) · 作為一種臨床現象，由分析情境中的多種來源產生，即由病人和分析師內在或兩人之間的各種概念化的過程與機轉調和而來，反移情經驗的現象學可以包括：

- * 分析師回應病人的素材而產生的*意識上的感受或想法*。
- * 分析師在這一小時之中或之後，對一些跡象認真的自我分析，所檢索出或 (重新) 建構的*潛意識的感受或聯想*。這可能包括分析師對病人移情的反應、分析師自己的移情、或者在交流中的任何要素或特徵、以及分析師對整個分析情境所反應出來的內在經驗。
- * 與分析師的自我理想相抵觸的*潛意識感受或想法*，阻礙了分析師的接收能力和自我反思 / 自我分析的功能，並導致各種概念化的*盲點*，阻礙了對病人的分析，或是對分析師逐步建立*反阻抗*的分析。
- * 分析師內在的一種*狀態 (state)*，並非暫時的問題 / 現象，而是一個反移情的*位置 (position)*，是分析師的自我正在感知、思考和感受時所處的位置。在這種內部狀態 / 位置 / 態度並沒有跨越到行動，而是被經驗為「被誘發」的程度內，它可能包括各種概念化的「投射認同」和 / 或「角色反應」。
- * *共演 (enactment)*，即未解決的反移情藉由行動釋放。關於這種現象的效用和必然性存在著廣泛的爭論。許多當代作者提出了反移情共演的觀點，使無法用其他方法獲取的 (古老的，沒有完全象徵化的) 潛意識材料得以浮現，這些材料如果被理解和詮釋，便為分析雙方提供了發現新涵義的機會。它因著病人 (無論多麼微妙) 的行動而被潛意識地引起 / 誘發 / 激發的程度，包含各種概念化的投射認同和角色反應，並且可能是上述反移情位置或狀態的逐步擴大 (參閱*共演*的個別條目)。

一部當代拉丁美洲辭典 (Borensztein, 2014) 在一個廣泛的摘要陳述中描述了上述臨床概念的多元性：從將反移情作為涵蓋分析師對於被分析者所出現的任何心理反應，到將反移情保留給後者與前者關係中嬰兒式、非理性和潛意識的部分。

整體而言，現今在所有三個大陸文化中存在著廣泛的共識，即反移情和移情必須被視為「變生」概念，並且持續相互作用——移情觸發反移情，反之亦然。它們描述了分析關係的中心維度：移情集中於病人對分析師的心理過程，反移情集中於分析師對病人的心理過程。在精神分析的歷史上，對反移情的臨床興趣一直在穩定增長。反移情與移情最初被視為治療的障礙。直至今日，它們兩者都已經被廣泛理解成通往「精神分析」潛意識的準「皇家大道」。

本條目首先將介紹反移情在精神分析理論發展過程，及漸次展開的概念架構中的各種含義演變，隨後嘗試在條目結語中對它們進行分類。所有具顯著國際特徵的概念演變都會被提及。

就體裁而言，出版物的標題是大寫的，並用引號括起來；引號之後列出頁碼的表示逐字引用；斜體字強調了該概念在特定思想學派或新興專有名詞中的明確特點。

二、概念的歷史和發展

二、 A. 佛洛伊德與反移情的「狹義定義」

反移情這個詞首次出現在 1909 年佛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信中談到榮格對 Sabina Spielrein 戀情的經驗：「這種經驗雖然痛苦，但卻是必要且難以避免的。如果沒有此種經驗，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生命，也無從理解我們正在處理的是什麼...這些經驗幫助我們發展所需的厚實皮膚，並且主宰『反移情』，這畢竟是我們永久的問題；這些經驗教導我們能以最大利益取代自己的情感。它們是一種『因禍得福』」(Freud, 1909, p. 230-231)。

在 1910 年〈精神分析治療的未來前景〉中，反移情的概念首次被正式地發表與介紹，在文中佛洛伊德提及分析師：「我們已經意識到『反移情』，它是病人對分析師潛意識情感影響的結果，而且在分析師身上產生。我們傾向堅持分析師必須辨識在自己身上的這個反移情並克服它...分析師的理解永遠無法超越自身的情結與內在阻抗所允許的範圍。」(1910, p. 144-145)。值得一提的是佛洛伊德使用的德文「Gegenübertragung」，起初在 1923 年被 López-Ballesteros 翻譯為西班牙文「transferencia reciproca」或「reciprocal transference」，即相互的移情。

兩年後，佛洛伊德在〈給從事精神分析的醫師之建議〉(1912) 中主張受訓者必須接受個人被分析，能夠辨識、說出和克服這類反移情，以做為與病人進行精神分析工作的準備。

後來他補充道「我們不應放棄對病人的中立態度，這是我們通過約束反移情而獲致的」(Freud, 1915, p.164)。佛洛伊德認為分析師的心智像是「工具」，它的運作成功與否會因反移情而受阻，對分析工作的限制，則是透過分析師尚未解決的衝突和自己的盲點施加而成。因此，反移情被視為是分析師理解患者的自由度與能力的阻礙。反移情首先必須能被注意到，然後加以克服。

然而自始至終，在令人費解的對矛盾或衝突的暗示裡（這忠於他自我顛覆，並預見且示

範概念化之多樣性的理論嘗試) (Reisner, 2001) · 在他眾多的信件與理論的重新評估裡 · 佛洛伊德也指出他的學生已然學會承擔部分的自我覺察和自我認識。我們對於反移情的理解的深化與這個原則一致。在此脈絡中值得注意的是 · 在《夢的解析》(Freud, 1900) 這部揭開精神分析序幕的文本中 · 所報告的第一個夢是「伊瑪注射的夢」(1895) · 就是一個卓越的*反移情之夢*。

Harold Blum (2008) 與 Carlo Bonomi (2015) 重構佛洛伊德自 1895 至 1899 年自我分析期間的生命史 · 此時期他正好在撰寫《夢的解析》 · 揭示他對 *Fliess* 移情的複雜性 · 以及他對他們共同的病人 Emma Eckstein (夢中的「伊瑪」 · 後來成為首位女性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 的反移情。Blum 與 Bonomi 展示此反移情如何塑造佛洛伊德的理論發展 (包括從雙性論到異性戀霸權 · 以及從誘惑創傷理論到精神分析對心性發展、潛意識幻想和精神內在衝突的概念化)。在此脈絡下 · 反移情的概念體現並說明了在理論和實作之間 · 以及在臨床工作和概念化之間不斷的交互作用 · 從「精神分析的誕生」到它進一步的演化都是如此。

佛洛伊德引介了這個概念 · 但並沒有進一步明確闡述反移情作為分析工作中有用的工具——他在闡述移情時倒是有走到這一步。佛洛伊德早期的明確觀點已被稱作反移情的「狹義」觀點 · 許多他早期的追隨者也都贊同這樣的觀點 · 正如早期精神分析的教科書、演講、與期刊出版所顯示 (Stern, 1917 ; Eisler, 1920 ; Stoltenhoff, 1926 ; Fenichel, 1927, 1933 ; Hann-Kende, 1936)。此狹義的觀點在英文中常以連字符號「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來表示 · 強調分析師對病人移情的潛意識 (移情的) 反應。Helene Deutsch (1926) 提出了一個由此觀點所衍生的有趣說明 · 她引介了反移情作為「*互補位置*」的想法 · 這後來在 Heinrich Racker 的原創著作中有詳細闡述。

關於狹義定義的發展 · 部分可以在承襲佛洛伊德標準技術者的著作中看到 · 例如 Annie Reich (Reich, 1951) · 此外也可在有點不同的觀點裡看到 · 如 Jacques Lacan (1966/1977) · Reich 強調「反移情」是分析師對*精神分析式神入的一種移情的阻礙* · 而 Lacan 雖然在分析師與病人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中 · 在概念上更動並擴大了分析師的知識和「權力」的影響 · 反移情僅被他視為分析師整體功能中錯誤、誤解、精神官能症和缺陷的貯藏室 · 而且在詮釋工作中毫無用處 (Lacan 1966/1977) · Lacan 學派認為反移情的概念 · 在理解整體情境的互為主體動力時 · 必須包含分析師的欲望帶動病人的欲望的進動現象 (precession) —— 這與他著名的主張相呼應 · 也就是分析中最重要的「*阻抗*」是分析師的阻抗 —— 尤其是對在歐洲及北美的法國互為主體取向 · 這樣的看法至今仍引起共鳴 (Furlong, 2014)。

然而 · 或許佛洛伊德提出的一些言論 · 可以被視為預見將反移情當作治療工具的觀點 · 在此觀點下分析師通過這種治療工具 · 可以看到或感知病人的某些潛意識。他寫道「分析師必須調整自己來適應病人 · 如同電話接收器之於傳導的麥克風 · 接收器將電子振盪轉換為聲波一樣 · ... 於是醫師的潛意識能夠 · 從他收到的潛意識衍生物 · 重構那個潛意識 · 正是這些潛意識決定了病人的自由聯想」(1912, p. 115-116)。此外 · 當佛洛伊德 (1915) 在闡述自己對潛意識歷程的看法時 · 他認為不僅要注意到病人的潛意識動力 · 也需特別注意在分析情境下分析師的潛意識動力。他很清楚一個事實 · 那就是*病人和分析師意識和潛意識的心理歷程是深深交織在一起的*。Annie Reich 1951 年在這部分特別加以強調：對於分析師來說 · 病人可能再現了「*被投射了過去感受和願望的過往客體*」(1951, p. 26)。由於移情無處不在 · 因此可以預測 · 分析師會對病人有移情 · 如同病人會對分析師有移情一樣 (對於病人和分析師來說 · 這種感受基本上是潛意識的)。

上述概念也在《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1937b) 中談到，佛洛伊德強調，持續和病人的潛抑接觸，可能也會激起分析師本來被抑制的驅力需求，甚至可能導致「危險」，因此分析師需要定期進行自我分析 (1937b, p249)。相較於先前的陳述，這段話清楚表達了病人—分析師關係中一個不同的面向；對病人潛意識的反應可以活化分析師的某些歷程，甚至改變。

雖然先前反移情主要被視為風險——分析師對病人的移情會阻礙分析師對病人的冷靜評估，並干擾分析師的客觀、中立與臨床效能——但在佛洛伊德稍後的觀點(這是從他原先只暗示這個主題的「其他」思考方向所逐漸累積的結果)，反移情不僅僅是分析師的內在精神動力，而且也是精神之間歷程的結果，這個觀點肯定預示了後續的發展。

二、B. 較廣義之概念的基本輪廓 (1920 年代後期—1950 年代初期，於匈牙利、英國與阿根廷)

從作為一種阻礙到作為一個工具，反移情的典範轉移開始於 1920 年後期，Sandor Ferenczi (1927, 1928, 1932) 在與創傷病人工作中挑戰精神分析的中立(與禁制)教條，他認為分析師的位置應是一位參與觀察者。Michael Balint (1935, 1950; Balint & Balint, 1939) · Ferenczi 的學生與譯者，隨後區別分析治療目標的「古典派」與「浪漫派」描述：「古典派」作者——始於佛洛伊德——強調提升洞察力，目標是精神內在的結構改變，以強化自我，而「浪漫派」作者——早期客體關係理論家、Ferenczi 以及提出「新的開始」概念的 Balint 本人——強調動力或情緒因素 (Balint, 1935, p190)。Ferenczi 更早期的論文〈內攝與移情〉(1909) 預示了這個發展，他將分析師的反移情視為一個與被分析者的移情互動的工具。各種情感反應，甚至對某位受創病人的愛意，Ferenczi 都認為是潛在的精神改變的驅動力。他的「參與觀察者」分析立場以及「彈性技巧」(Ferenczi, 1928) 可說是後來所有這類反移情觀點的歷史先驅，包括認為反移情是一個共同建構與共同創造，以及認為分析師的主觀經驗在分析式治療中以多種方式做出重要的參與。Ferenczi 的觀點被認為是罕見的創意且持續有影響力，尤其是與創傷病人的分析工作 (Papiasvili, 2014)。然而，一如 Balint (1966) 同情但嚴謹地回顧，Ferenczi 提出的反移情觀點和實施的彈性技巧，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具爭議性且有些過度。北美分析師 Harold Searles (1959, 1979) 後來採用這個觀點更激進的部分，他呼籲即使是情慾反移情(分析師對被分析者發展出性的興趣)也能引發病人強烈的精神改變。

Heimann 在 1950 年明白指出，反移情是有價值的治療工具。從強調分析師對病人的感受出發，Heimann 對反移情的基本假設是「分析師的潛意識瞭解病人的潛意識。這個深層的溝通關係就以感受的形式浮現出來，而分析師以在他自己的『反移情』中注意到這些感受來回應病人 (Heimann, 1950, p.82)。」分析師必須使用他/她對病人的情緒反應——反移情——作為瞭解隱藏意義的鑰匙；他或她必須能夠「維持被激起的情感 ... 而非(像病人一樣)宣洩它們，以使其成為分析工作的材料」(1950, p81-82)。因此，根據 Heimann，分析師的反移情是進入病人潛意識的調查工具，是分析工作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然而，它能夠為分析所用的條件是，它被如其所是地認識，而非活出 (live out)。

Heimann (1960, 1982) 的論述逐漸佔有重要位置，並且預示了關於反移情在廣泛精神分析文化中的書寫，這就是所謂「兩人觀點」的反移情，它代表一種認識，即反移情有一部分是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的互動所創造出來的，而不僅是分析師早年的潛意識狀態殘餘物轉移到被分析者身上。從這個較廣義的觀點來說，「反移情」一詞指的是治療師對病人所產生

的一切感受、幻想與各種各樣的經驗，而不只來自他 / 她自己的潛意識驅力和焦慮、內在客體以及過去的關係。

這個擴展的反移情概念同時被其他卓越的思想家往前推進，例如英國的 Donald Winnicott (1949) 以及阿根廷的 Heinrich Racker (1948, 1953, 1957, 1968)。Horacio Etchegoyen (1986) 注意到這些在英國與拉丁美洲的平行發展，他強調 Heimann 和 Racker 的工作彼此獨立前進，但有顯著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Heimann 在英國大聲倡議新的反移情論述，主要是抗衡具有爭議性的克萊恩學派所引入的「投射認同」概念 (Klein, 1946 ; Meltzer, 1973)，雖然 Edoardo Weiss (1925) 和 Marjorie Brierley (1944) 之前已經使用「投射認同」一詞，一般仍將對這個概念的論述，以及相關侵入客體的全能幻想，都歸功於克萊恩。雖然克萊恩本人顯然對於在臨床中使用反移情沒有興趣 (Spillius, 1994)，她的投射認同概念和廣義的反移情概念卻有密切關連：投射認同 (請見**投射認同**一詞) 意指病人將他 / 她自己的感受 (在此概念擴充之前，大多強調「壞」和破壞的感受) 投射到分析師裡面。理論上，在反移情的領域內，可以說分析師內在的潛意識感受與幻想被視為是受被分析者所誘發的。

阿根廷的 Racker (1948, 1953, 1957) 將投射認同的概念明確地帶進反移情的臨床脈絡中。儘管 Racker 的反移情概念，同時可見佛洛伊德學派和克萊恩學派的影響，de Bernardis (2000) 在回顧拉丁美洲傳統的反移情時，由於他明顯採用潛意識幻想和投射與內攝機制等想法，整體上還是將 Racker 定位在克萊恩學派多於佛洛伊德學派。

在 Racker 的觀點中，反移情被視為**分析師對病人投射認同的個人反應**：在對病人之投射的情緒反應中，分析師可以認同病人的內在客體 (*互補式認同*)，也可以認同病人 (*一致式認同*)。

Racker 擴展 Deutch 將反移情視為「互補性位置」的概念 (Deutch, 1926)。他指出分析師認同被分析者內在世界之傾向。若從結構來思考，分析師人格的每一個內在結構，會認同被分析者人格的對應部分：自我會認同對方的自我，原我會認同對方的原我，依此類推。Racker 稱這樣的認同為「一致」，並區別開分析師對被分析者內在客體的認同，他稱這種為「互補」。在他的系統中，這兩種認同的比例彼此消長：當分析師未能理解自己的一致式認同時，互補式認同的比例就會增加。

一致式認同源自於正向認同的昇華，可謂神入的前提。一方面，分析師做為主體，而被分析者做為知識的客體，客體關係從某種意義來說被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粗略的認同機制，建立在某些部分的主體與某些部分的客體間的認同上，而此兩者的結合即稱為「一致」。另一方面，在分析師身上也存在一種真實移情的客體關係，在其中分析師重演早年經驗，同時被分析者代表分析師的某些內在 (古老) 客體。這兩者的結合就稱為「互補」。因此，透過反移情反應，分析師可以感知到投射進入他或她的病人內在的主角們。

Heimann 在某些面向持相反立場：反移情活化了分析師對病人反應的感受。這些感受是**分析師的感受**，並非病人對分析師投射認同的結果，對這些感受的注意與理解形成**前往病人潛意識的通道**。Heimann 更進一步的解釋，反移情是一種潛意識的「**認知儀器**」，一種「對分析師工作高度重要的工具 ...」，提醒分析師可能存在著「意識與潛意識知覺間的落差」。這樣的落差相當於「分析師對病人的潛意識內攝與認同」(Heimann, 1977, p.319)。

即使 Heimann 逃離柏林後最初結交的關係是克萊恩學派團體，但她大部份都被納入對

反移情持兩人觀點的分析師團體中。她自己將她的論文〈論反移情〉視為她從克萊恩獨立出來，並且與 Ferenczi 與 Balint 世界重新連結的開始。這篇論文提出一種平衡的組合，包含對分析師情緒反應豐富表現的強烈關注，以及對情緒表達的謹慎態度。她似乎已經將分析中的反移情視為病人的一種創造，且對分析師有用。然而，她的臨床案例片段包含了她對反移情同時是「線索」也是「錯誤線索」的看法。

在越來越強調反移情概念的爭議中，Winnicott 的〈反移情中的恨〉中呈現了一種重要且獨立的論點。這篇文章出版於 1949 年，預示了 Heimann 的闡述，也為 Winnicott 在反移情論述中奠定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他認為攻擊作為反移情的一個面向並具有轉化 (mutative) 且是必要的角色。Winnicott 的兩篇文章，〈攻擊性與情緒發展之關聯〉(1950) 與〈反移情中的恨〉(1949)，皆指認出分析師的攻擊與恨意的無可避免與臨床效用。根據 Winnicott 的說法，恨並非與愛及原發母性全神貫注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相互對立，而是相互配對。恨能製造界線，有助於分離，且有助於被分析者區辨幻想與現實的能力，以減少危險的全能經驗。如此，分析師的恨，包含每次治療時間結束裡的恨，是造成被分析者改變的重要因素。

Winnicott 將反移情做以下的區分：(1) 被潛抑的反移情感受可能需要分析師進行更多的自我分析 (分析師個人獨有的認同和傾向) 與 (2) 「真正客觀的反移情，... 基於客觀的觀察，分析師對病人實際的人格特質或行為所反應出的愛與恨意。」(1949, p.69-70)。「真正客觀的反移情」指的是分析師對病人的感受，那是分析師自己的感受——就如 Heimann 後來看到的——並非病人對分析師投射的結果。這些感受是對病人行為的反應：對病人「客觀」存在方式的個人反映。根據 Winnicott 的說法，有時候必須讓病人運用這些分析師的感受——透過分析師承認這些感受是自己的，及 / 或透過詮釋——以讓分析能夠進行。

這個觀點和 Heimann 的觀點一樣，有別於傳統克萊恩的「投射認同」概念框架 (被視為普遍存在的機轉且會影響病人 / 分析師的整體關係)。Heimann 與 Winnicott 的工作為英國的第三勢力 (第一是當代佛洛伊德學派，第二是克萊恩學派) 帶來長遠的影響，該勢力又稱作「獨立學派」，此影響擴及的範圍從 Little (1981) 探究恨與被阻礙的活力在移情形態中之深度，到 Bollas (1983) 主張審慎地感受反移情，因為反移情承載了被分析師否認的面向。

整體而言，在英國，反移情概念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分歧的。其中一個概念源自於克萊恩引進的投射認同，且為「克萊恩學派團體」所強調，本身就是理解病人與分析師關係方式重大的一步。第二個概念，早期「傳統獨立學派」(Winnicott 和 Heimann) 的反移情，主張來自分析師的就是來自分析師的，未必是分析師對病人投射的反應。在反移情概念上的這個差異對治療中的技術運作，以及分析師如何考量並與病人的溝通工作，都會有相關的影響與後果。

至於阿根廷學派的平行發展，從 Racker 開始就與克萊恩學派觀點較貼近，並發展出他們自己在反移情脈絡中運用投射認同的觀點。

二、C. 反移情概念在國際上的擴展—更多的擴張路線 (二十世紀後半的歐洲、拉丁美洲與北美)

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精神分析範圍的擴張」，反移情越來越被視為有用的工具。

此時廣義的觀點成為主導的視角。過去五十年裡，大多數分析師都不再只將反移情視為障礙，相反地已經將其視為一種資源，用來洞察被分析者以及自己與被分析者關係中的精神運作。在此，它有時被稱為「個人的反移情」或「診斷的反移情」(Casement, 1987)。在此觀點中，反移情被視為兩人的共同創造，且移情與反移情被視為單一動力歷程的終點。這種反移情觀點開始將現象緊密連結到共演，而共演被某些人視為朝向界線破壞的第一步，即移情與反移情的「實現化」(actualization)。

在所有的這些世界性發展中，投射認同與反移情之間的關係的概念化扮演重要的角色。Heimann 和 Racker 的想法，以及 Winnicott 和其他獨立學派作者的想法，已經被 Grinberg (1956)、Bion (1959)、Ogden (1994a) 以及許多其他人發展與延伸。他們專注於分析師對神遊 (reverie) 的使用以及專注於使分析的客體 / 空間 / 設置 / 場域成為一個多方面概念化的三方組合與交流 (Baranger 1961/2008, Bleger 1967, Green 1974)，這是病人與分析師的新的創造，以 Ogden (1994b) 的用語來說，是一種「第三方」。

在阿根廷，Leon Grinberg (1956) 的投射反向認同 (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 概念，進一步豐富了後設心理學以及反移情式投射內攝嵌入 (engagement) (包括戲劇化與共演) 之臨床理論的大規模討論。

無論 Racker 和 Heimann 的概念化有多不同，他們皆認為在反移情的脈絡中使用投射認同機制，是分析師對於病人的某些內在客體或自體之認同反應，而 Grinberg 則聚焦在投射—內攝交流的古老溝通層面，此方向後來也被 Bion 使用。Grinberg 的最初提議是投射反向認同是在分析雙方的溝通中發生了「短路」。他的假設是病人將他 / 她自己具有投射暴力的某些面向「放置於」分析師心中，分析師如同一個被動的接收者，也真實而具體地將這些面向同化為他 / 她自己的 (1956, p.508)。參考他與行動化連結的概念，Grinberg (1968) 寫道：「分析師屈服於病人病態式投射認同的影響，可能會對他們做出如下反應，就好像他真的已經獲得了那些投射在他身上的面向 (病人的內在客體或是部分自體)。分析師感到被動地被「拖」進扮演這個角色，那是病人以主動但潛意識的方式，名符其實地「強加」於他的。我已經稱此特殊類型的反移情反應為『投射反向認同』」(p.172；重點強調是筆者所加)。

相較於 Racker 的互補式反移情，認為分析師的情緒反應是以自己的焦慮與衝突為基礎，去認同那些與被分析者類似的內在客體，Grinberg 的概念則認為分析師的反應相對與他自己的內在衝突無關。Grinberg 的優點是強調分析師自己的潛意識起初並沒有涉入，所以分析師的內省並不足以立即接觸到這類投射反向認同的根源。Grinberg 所強調的，是多年後被稱為反移情中「微型行動化」的不可化約特徵，這是分析師尋求洞察病人心靈古老層面時之中介站。如果分析師要認識被移情客體的整體脈絡，像這樣的中介站無可避免 (Grinberg, 1982)。

Grinberg (1956) 的貢獻是看到被分析者的潛意識有意地透過投射認同對分析師的心理產生影響，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主體內在的幻想 (Klein, 1946)，而是兩個心智之間的互動歷程。三年後，Bion (1959) 明確地強調了投射認同的這種溝通面向。

隨著 Grinberg 投射反認同概念的演進，他發現了新的後設心理學工具來重新概念化分析師的反移情。他的投射反認同強調投射認同的溝通面，亦即投射認同乃是僅能藉由病人掀起的移情—反移情之戲劇化來表達的難解且不可言喻的訊息。在臨床情境中，移情—反移情之戲劇化概念預示了多年後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即藉著繞道至共演以傾聽病人最古老的心理層面 (Jacobs, 1986; Godfrind-Haber & Haber, 2002; Mancina, 2006; Sapisochin, 2013; Cassorla,

2013)。

從 1950 年代晚期起，Bion (1959) 與 Rosenfeld (1962) 提出，投射認同是來自被分析者的潛意識溝通。Bion (1959) 將治療互動類比為「受苦的孩子將他 / 她的痛苦投射給母親，『涵容』它，然後能夠適當地反應」。分析師有相同的 (涵容 / 「 α 」) 功能：在某種「神遊」狀態中『涵容』病人的投射、『消化』它們並且以適當的詮釋回應。以此觀點，反移情不只被視為分析師接觸病人潛意識世界的工具，也是用來處理病人無法承受的經驗的介質；不只是探查的工具，也是治療的媒介。Bion 對分析師之涵容與 α 功能的論述，讓人敏銳地領會，分析師的心智、情感、甚至身體自我，如何被分析者的潛意識與前意識歷程相融合 (見詞彙涵容 (CONTAINMENT : CONTAINER / CONTAINED))。

在後續的發展中，投射認同的概念仍然在克萊恩學派、比昂學派、新比昂學派、以及許多互為主體與人際觀點中維持重要的角色。當它從原始幻想與防衛的理論擴展到古老的溝通與思考的理論，投射認同和分析師自身的反移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與兩者間的分野變得更大 (Grotstein, 1994)。在比昂、Rosenfeld、及其追隨者 Mawson (2010) 的作品中，於移情 - 反移情交互作用中，相互性與創造性的意義建構，呈現出一個複雜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分析師必須用心檢查其被誘發的情感狀態，以便看到它們的溝通面向。此種投射可能經由分析師的反移情，使其了解病人正深陷其中且試圖溝通的情感狀態。在 Alvarez (1992) 的著作中，此觀點進一步擴大為將整個分析歷程視為雙方所共同建構的觀點。

目前對互為主體歷程，對分析師、被分析者及治療的影響力之豐富了解，大大地歸功於英國克萊恩學派思考之發展，從克萊恩、到比昂 (1959)、Rosenfeld (1962, 1969, 1987)，以及阿根廷學派的 Racker (1957, 1968) 和 Grinberg (1956, 1968)。後來英國的 Segal (1983)、Spillius (1994)、O' Shaughnessy (1990)、Steiner (1994)、Feldman (1993) 與 Britton (2004; Segal & Britton, 1981)，和美國的 Grotstein (1994)、Mitrani (1997, 2001) 等人都從此觀點再加以多方延伸。

一直以來，Ferenczi 早期著作對反移情的描述持續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傳遞 Ferenczi 對反移情看法的重要人物 Michael Balint—為「基本缺陷」(basic fault) (Balint, 1979) 概念的作者—也對投射與內攝之討論有重大貢獻。Michael Balint 與 Alice Balint 將 Ferenczi 的基進概念帶到倫敦，影響了克萊恩學派與所謂的獨立學派。Ferenczi 與 Balint 的概念透過 Racker (1957) 傳到拉丁美洲。Racker 在他自己的互補性認同概念 (認同病人內在具攻擊性的客體) 之中採用 Ferenczi (1927, 1932) 的認同攻擊者概念，並且進一步深化 Balint 在階層式訓練機構中的反移情觀點。Ferenczi 和 Balint 的這些相同的早期觀點，有些經由 Clara Thompson (1964) 帶入美國的蘇利文人際學派，在此分析雙方交互影響的共同建構特性進一步被發揚光大 (不過 Ferenczi、克萊恩以及 Racker 重視的退行消失了)。

在此脈絡，乃至後續發展的所有脈絡下，很重要的要強調，看到移情與反移情的共同建構或共同深化特性，並不會減少分析師的責任或對分析師的要求。反移情工作在意識與潛意識層次進行，而了解反移情的工作在反移情某些面向發生的時段之外仍繼續進行著。

投射認同之機制與反移情不同，在精神分析學界並未被普遍接受。

雖然自我心理學家與衝突理論學者承認反移情的面向當中，病人會引發分析師某些經驗及 / 或行為反應，他們偏好將此面向稱為「移情實現化」與「角色反應性」，強調分析師「活出」病人的潛意識幻想，認為這些詞語更貼近他們的經驗 (Sandler, 1976)。

在英國，隨著 Sandler (1976) 的「角色反應性」概念，他提出另一個理論演繹取向，及

英國「當代佛洛伊德學派」。他描述病人如何嘗試以現實上的互動行為實現內在的客體關係。此種包含一個主體角色以及另一個內在客體角色的內在心理互動，將引發分析師的特殊反應。有時分析師可能注意到自己有做出某種行為的衝動，但往往只在後來注意到他／她已經開始以某種特定方式來對待病人（此處與「共演」概念討論的脈絡有特定的關聯，並有別於反移情）。根據 Sandler 的看法，分析師的反移情反應是妥協的產物：*呼應病人的潛意識期待與願望，同時也呼應分析師自身的傾向*。因病人經常潛意識地注意到分析師的傾向並且利用之。分析師對於此種角色反應性的覺察，可以作為追蹤病人主要的移情衝突之重要線索。

與此同時，1950 與 1960 年代所謂主流的北美精神分析，根基於自我心理學／結構理論，則繼續著一人模式，且贊同反移情的狹隘定義。傳統概念定義反移情為*在分析師的精神中，包含一系列的覺、阻、內在衝突、盲點、意識上與潛意識上對待病人的態度、對於病人移情的反應，以及對病人的移情等等*。然而，安娜佛洛伊德的兒童精神分析工作，其高度發展的臨床情境包括了兒童和照顧者的參與，對美國產生了影響，加上在 Chestnut Lodge 進行的精神病患的分析工作，以及在 Menninger Clinic 進行的創傷與邊緣性人格病患的分析工作，以上皆證明了環境因素與客體關係，對於心靈內在結構的發展與形成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些臨床經驗強調了在分析師／被分析者情境中，移情—反移情中的*互動場域的重要性* (Moscowitz, 2014)，其理論的系統性整合則稍晚才在 Loewald 的著作中出現 (1960, 1971, 1975)。

Loewald 是一位轉型的代表人物，從 1960 年代起持續工作著。他起初深受海德格現象學方向的影響，而從他主張的較為「開放系統」版本的驅力理論和客體關係理論來看，Loewald 可視為與 Winnicott (1947, 1950, 1972)、Erikson (1954)、Kohut (1977)、Mitchell (1993, 1997)、Aron (1996)、Hoffman (1998)、和 Bromberg (1998) 等人之間有所連結。在他的發展模型裡，孩子的自我乃是從母／嬰之間身心互相影響的一個核心產生出來，在此，母親的心靈與孩子尚未分化的狀態互動著，整合與崩解呈現螺旋式與振盪式的發展，而朝向進一步的深度整合推進。這個發展模型對於移情與反移情的意涵是，即使是以個體為中心，所有的經驗都湧現自*互為主體之間的交換* (Loewald, 1960)。從孩童精神分析以及對精神病和邊緣性人格分析的經驗裡發現，分析師的反應會承受病人潛意識更大的壓力。Loewald (1971) 承認這些發現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聲稱，移情與反移情無法被分開檢視，而且分析師與病人雙方都會顯現移情—反移情的反應，這些是*分析歷程的常態要素*。

Loewald 的觀點豐富了反移情的討論，不只影響了逐漸多樣化的北美精神分析文化，而且影響全世界。自此之後，反移情被視為在病人與分析師*互相交織的分析關係*裡不可或缺的面向，這是現今精神分析中一個相當主要的觀點。

這個觀點與法國、比利時、還有位於北美的法語系分析團體的法式互為主體論者思想裡的某些元素有些相似之處。有時被稱為第三模型，這一觀點主張人類發展歷程裡，「兩人心智」的發展乃更早於驅力、防衛、與心靈內在幻想的「一人」精神自主性：在人類生命的第一階段，嬰幼兒的心智發展必須先考量到照顧的環境（兩人心智），然後才是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系統的內在地形學分化，與原我、自我、超我的結構形成（一人心智）。透過「主體化」的過程（成為一個內在分化完成，具有內在結構性的主體），與「真實（具有潛在創傷力的）他者」的親密連結是至高無上的 (Lacan, 1966/1977)。Laplanche (1993, 1999) 將拉岡的「創傷性的真實」（他者—照顧者）—的說法帶進互為主體理論的範圍。他強調，（屬於成人照顧者的）潛意識裡的性，會被與嬰兒身體的親密接觸所激發，而以一种*神秘訊息*的形式「污染」與嬰兒的親密交流。他的發展理論概念後來被他人進一步延伸，直接應用到臨床上的交

流與反移情的領域。例如聚焦於「表徵的活動」與「事後的情感命名」，透過這些，孩童／病人「建構出我」(constitutes the I) (Aulagnier, 1975/2001, p.97)。又如強調父母／分析師保持恰當距離的能力，以促進象徵化與表徵，「這對於思想的形成是必要的」(Green, 1975, p.14)。臨床上這可以轉譯為，仔細「聆聽」病人與分析師之間透過話語與行為而呈現的各種形式的潛意識交流與情緒傳遞，如同「共享—傳遞的情感」(Parat, 1995) 與去中心化的臨床聆聽的「反移情位置」(Faimberg, 1993)。

三、此概念的國際間交流影響與當代運用情形

三、A. 當代佛洛伊德學派與客體關係理論

在北美的當代自我心理學與衝突理論裡，Lasky (2002) 遵循 Arlow (1997) 與 Abend (1986) 而聚焦在分析師工作時的內在狀態與歷程的細微之處，在同理、分析工具，與反移情本體之間做出區分。Blum (1991) 聚焦在分析過程中，*雙向性的移情—反移情場域中情感交流的複雜性*，以及在精神內在衝突的典範裡，對辨認、經驗、溝通與調節情感方面有特定困難的病人做分析會遇到的特殊問題 (Ellman, Grand, Silvan & Ellman, 1998)。

Kernberg (1983) 在關於輕微邊緣性人格患者的性格分析的著作中，區分了長期與短期的反移情。他呼應 Heimann (1960) 的影響，寫道：「...對於診斷出那些 *長期的反移情扭曲* (比起短期反移情的發展散佈更廣，雖然不那麼突然)，以及細微但強烈且別無他法可以看出的移情行動化，*長期的僵局* 是很重要的線索。如此看來，當通往直接移情探索的第一條路徑有所不足時，對分析師本身的全部情緒反應的分析，乃是『第二條路徑』...」(pp.265, 266; emphasis added)。總而言之，Kernberg 反移情觀點 (1965, 1975) 的演進逐漸變得更重要，尤其是在和邊緣性病人工作之時。雖然在 1965 年他提出警告，放寬「反移情」概念去包含分析師的所有情緒反應會有危險 (如此一來此概念將失去其特定意義)，但在 1975 年他確認並強調了詮釋反移情時建構性的分析工作。尤其在與邊緣性病人工作時，分析師必須處理自身 (有時會發生的) *內在的強烈反應*，這些是對病人投射的非常原始的客體關係的反應。在他最近的「移情焦點治療」(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 TFP) 中，他勾勒出的典範是明顯地聚焦於邊緣性病人的移情反應，內在卻密切監測分析師的反移情的治療方式。在這個模式裡，分析師從「*第三方*」的位置做詮釋，詮釋性地評論兩方參與者在對話中的互動 (Kernberg, 2015)。

作為介於客體關係及關係理論之間的一位富生產力的人物，Stephen A. Mitchell (1993, 1997) 傳達了一個有力的訊息，那就是 *反移情之情感乃是心理動作的驅動力*。他描寫的案例常常捕捉到精神分析師與被分析者兩造絕望的片段。Mitchell 認為，若無這些無望的經驗，分析師也無法被驅動去做必要的工作來理解這種僵局發生的過程。在他的著作中，分析師與被分析者都各自具有權威性。

在廣泛的古典傳統中，關於反移情分析的狀態、功能、與限制的爭論，現今的狀況是在特定取向內與不同取向之間持續進行中 (Gabbard, 1982, 1994, 1995)。Jacob (1993) 關於分析師反移情運用的原創理論論述即取自客體關係、當代佛洛伊德學派 (Sandler, 1976)，以及自體心理學。對 Jacob 而言，反移情自最豐富多彩而 *多重格局* 的型態中誕生，如同移情一般地豐富 (依自己的方式) 而難處理。在他的著作中，分析師所有的工具，包括創意地運用所

有的身體、心智、幻想、及人際經驗，對分析工作都至為重要。現今反移情不是個難題而(部份地)是個解答，是一個分析師工作必要的註記。在 Jacob 的 *運用分析主體性*此一假設底下，是他對隱微而普遍的溝通的假設 - 後設的、意識的、前意識的，與潛意識的溝通 - 透過所有分析兩造的經驗鞏固與聯繫著。既然意義的製造是如此豐富地共同建構而成，它不可避免地需要分析師了解並非常深入地探索他 / 她自己在這個複雜溝通中的部份。對 Jacobs (1991, 1999, 2001) 和 Smith (1999, 2000, 2003)，以及更偏向客體關係取向的分析師，諸如 Ogden (1994, 1995) 及 Gabbard (1994) 而言，儘管他們之間存在著差異，分析師的主體性對最終推動分析工作前進的自我分析，是至關重要的。由此思路出發，現今反移情更多被認為是共演 (Harris, 2005；請參酌 ENACTMENT)。

反映著反移情的重覆與強迫的面向，Smith (2000) 提出反移情可能 (甚至同時) 阻礙與加強分析進展一說。Smith 在此做的事就如同佛洛伊德對移情所做的事一樣，亦即，展示它可能既是阻抗也是改變的動力。正如任何的強迫性重覆一樣，裡面同時存在著朝向 *健康與疾病的推力*。

Apprey (1993, 2010, 2014) 延伸了 Sandler 對於反移情驅動的角色反應性的見解：「去處理移情—反移情的連續體中提到的懇求、需要，與所有的刺激，這些是受到潛意識願望所驅動，希望在當前臨床情境的公共空間中重演或翻轉歷史宿怨」(Apprey 與 Papiasvili 的私下對話, 2014)。Apprey 身為一個橋接投射認同、共演、及角色反應性等複雜概念的當代佛洛伊德學派學者，在他所認為的當代北美對此概念的獨特的延伸及運用中，他描繪了角色反應的分析師是在促進「...從破壞性和壓迫性的內在客體中獲得精神解放」，這些內在客體從他 / 她自己的心智中侵入性地折磨與擾亂病人。

Freedman、Lasky 與 Webster (2009) 用 *互為主體的基質 (intersubjective matrix)* 呈現出佛洛伊德學派、拉岡學派、溫尼考特學派的象徵化與三角關係概念的複雜組合，同時區辨了所謂的一般與特殊的反移情：一般反移情指暫時的斷裂，特殊反移情則指僵局，它們對分析師而言是如此無法忍受以至於必須要被排除到意識之外。拉岡學派理論透過「欲望的鏡片」(Lacan, 1977) 來看待反移情，在此與溫尼考特學派「夠好的分析歷程」與「潛在的崩潰」的架構相遇 (Winnicott, 1972；1974)。

三、B. 場域論與相關的觀點

如 Ferenczi 與 Sullivan (1953, 1964) 在臨床上的預期，並受演進中的客體關係理論影響，「場域」的概念顯著地加入反移情的討論。源於 Maurice Merleau-Ponty (1945) 的現象學，與 Kurt Lewin (1947) 的歐洲—北美新完形 (neo-gestalt) 社會心理動態場域理論，精神分析師 (特別是在拉丁美洲與義大利，美國也有一些) 採取這個觀點，將分析設置或情境視為一個整合的整體，其中任何面向皆與其餘面向緊密地牽連。在此系統中，反移情是一個精神分析治療經驗之網的不可或缺的面向。這些反移情看法的主要倡導者是阿根廷分析師 Willy 與 Madeleine Baranger。他們將分析歷程描繪為一個演進中的雙人場域，被設置所界定，但包含了兩個互動主角，彼此以一種不可避免但隱微的方式互相影響。這樣的 *精神分析歷程* 是一個「聯合的創作」，從移情與反移情同時出發。這種移情—反移情發源於一個動態場域，其中可能創造一個「堡壘」的想法 (Baranger and Baranger, 2008；orig. 1961)，暗示著分析師與被分析者會陷於僵局也會有新的創造。場域的結構「是由投射與內攝性認同的過程與反向認

同的相互影響所構成，且和病人及分析師各自不同的限制、功能，及特徵一同運作」(同上，p. 809)。在巴西，Roosevelt Cassorla (2013) 發展了當代對於急性及慢性共演的想法，它是因分析兩造間的相互行為流洩而出現，它侵入分析的場域，反映出過去當言語象徵化受損時的某些場景。這些近代拉丁美洲的反移情觀點根源於 Barangers and Bleger (1967) 的著作與傳統，其與 Racker (1968) 與 Grinberg (1968) 一同演進且相互影響，通常有帶著拉岡學派的特徵 (de Bernardi, 2000 ; Cassorla, 2013)。

在歐洲和北美兩處，精神分析場域理論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在美國的 Stern (1997)，曾提出一個人際取向觀點場域理論的原創性闡述。在歐洲，場域理論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 Ferro，他將場域理論與比昂學派 (Bionian) 的觀點結合。在 Ferro 和 Basile 的著作中 (Ferro and Basile, 2008)，場域在今天被了解為病人和分析師各自人生中多重角色的一個交會點，如同在舞台上一樣。這些作者完全聚焦於每次分析會談所浮現的敘事世界裡。他們區分一系列的反移情層次。「這些區分是基於場域所展現的模式，以及運用何種模式來調整它自身的張力」(Ferro and Basile, 2008, p. 3)。在分析時段的敘事中角色轉換被視為代表著「分析領域的轉變」。探索這些連結闡釋了在(病人的)投射認同和(分析師的)神遊之間某個「頻道」的打開與關閉(同上，p. 3)。Ferro (2009)和 Civitarese (Civitarese, 2008 ; Ferro and Civitarese, 2013)強調使用分析師的心智和身體，保持在神遊之中，作為一個指引，通往病人內在，以及分析師與被分析者之間的潛意識歷程。

這個觀點與在英國受訓的北美分析師 Thomas Ogden (1994a,b ; 1995) 提及的「共同創造的互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可辨識克萊恩學派的影響。根據 Ogden，移情和反移情的內在精神觀點，不應該只是用互為主體的移情—反移情的基質來補足，這些觀點應被視為構成一個辯證，導向一個「(互為主體的)分析的第三方」，那是一個新的演變中的主體(與場域類似)，它所包含的大於各部分的總和。

在法國精神分析的架構內，Green (1973/1999 ; 2002) 同樣也結合了精神內在與互為主體觀點，他本著 Winnicott 潛在空間的概念，在三級歷程的範圍中定義出另一個結構。他的版本是「分析的客體」(分析的客體和在分析中的客體)就像「第三客體」，它既不屬於分析師也不屬於被分析者，它有過渡性的特徵，是在分析兩方的相遇中形成。在 Green 的想法裡，互為主體的關係是連接兩個精神內在的主體，而「正是在精神分析雙方內在世界的交織中，互為主體性才有了實質內容」(2000, p.2)。

三、C. 兩人心理學、精神之間 (interpsychic) 與互為主體性的焦點；反移情作為「共通點」

從歐洲開始(特別是義大利)，在過去十年間，(除了「互為主體的」)「精神之間的」概念化在全世界已經越來越被重視 (Bolognini, 2004, 2010, 2016)。這股新興的興趣呼應佛洛伊德的說法，即兩個潛意識系統如何能直接接觸並且互相影響，而不必更高形式的意識和主觀的參與 (Freud, 1915, 1937a,b)。在論述精神之間的概念化上，場域理論裡具有轉化作用的「場域的調節」(Ferro, 2001)、溫尼考特學派的「過渡性」概念、以及將神入視為一個複雜現象的論述 (Bolognini, 2009) 都特別的相關。在 Stefano Bolognini (2016) 近期的著作中，「精神之間的」可被視為一個「功能性的前主體層次，在那裡，藉由採用『正常的』具溝通性的投射認同，兩個人可以交流內在的內容」(Bolognini, 2016, p.110)。如同一個延伸的精神向度，它反映了從內在被經驗到的、兩個心智的相互影響。在技術的使用上，當分析對話被經驗為精神之間的，它會獲得一個「新的、更具體的效用，首先是在涵容，然後是在象徵化 (Bolognini, 2004)」。許多不同的當代精神分析傳統，已經對此做了闡述，包括新克萊恩學派和新比昂學

派，他們認為精神之間的工作主要著眼於是否準備好去承接投射認同 (Steiner, 2011 ; Pick, 2015)。

與此觀點有關的是法國一系列互為主體性的思考，重點是在潛意識溝通，此溝通必須經由謎樣的訊息、留意病人的空間不受到侵犯、分析師的主體性、以及將分析師的表徵能力與象徵能力用於為病人的主體性、表徵能力和象徵能力服務，方能達成。在反移情的脈絡中，有一個例子是 Faimberg (1992, 2005, 2012, 2015) 提出的去中心化臨床傾聽的反移情位置，也被稱為對聆聽的聆聽，這包括分析師密切監控著自己如何聆聽到病人所聽到和所說的(反之亦然)，這帶來許多驚奇，這也作為一個指引，來理解病人的接受性以及象徵的表徵狀態。Jaqueline Godfrind-Maber 和 Maurice Haber (2009) 的共享行動經驗的概念構成了一個精神之間的實體，那是一個被活出來的「行動的意象」，尚未象徵化為文字，但具有象徵的能力。從潛在到實現，以及從行動表達到思想表達的象徵的跳躍，都可以透過分析師的反移情參與來達成。相似地，Rene Roussillon (2009) 的著作追蹤病人的行動和身體是如何夾帶著其前語言期歷史的事件訊息。在移情—反移情層次上精神間的傳遞，能夠促進它們成為精神生活的一部份。Green (2000)、Aulagnier (2015)，和 de Mijolla-Mellor (2015/2016) 等人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強調分析師對潛意識溝通的精神之間的和/或互為主體性流動的微調，這對於分析的「共同—再—建構」、病人早期創傷的歷史化，以及恢復象徵能力而讓詮釋更有意義，是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

在美國和全世界具有嬰兒研究、系統理論和自體心理學背景的分析師們都已經公開承認關於兩人、系統間的觀點。當代關於相互的情感調節和情感投入的嬰兒研究 (Tronick, 2002) 可能與臨床所關注的精神之間的傳遞特別相關。應用在與成年人的臨床工作中，許多作者 (Nahum, 2013) 強調精神分析歷程中潛規則的聯合創作。然而，他們淡化了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而強調促進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的相遇。

儘管最近在許多當代思想學派中，這個概念的明確使用、明確提到的「反移情」可能不再那麼當紅，但並不意味著分析師個人方面的貢獻已經失焦，恰恰相反：病人和分析師之間相互交織是當今精神分析的主要觀點之一。如果我們檢視較長的歷史沿革，在精神分析的方法基本要素這個脈絡下，反移情毫無疑問獲得了特別的重要性。

反移情除了可以促進成長和增進知識，Gabbard (1995) 認為反移情已經成為不同取向精神分析師之間正在形成的共通點。他追溯這一點到兩個關鍵概念的發展，例如投射認同和反移情共演 (參閱投射認同和共演各自的條目)。隨著將分析師的情緒反應視為接近及影響病人內在世界的一個工具之長期演進史，最近的討論包含了探討是否及如何擴展在分析情境裡對反移情的主動及明確使用，譬如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應該向病人揭露反移情，目的是為了促進病人理解他/她自己的經驗 (Renick, 1999 ; Gediman, 2011 ; Greenberg, 2015)。但是，目前對這種介入技術的有用性還沒有達成共識。

四、結論

從佛洛伊德在 1895 年卓越的反移情夢「伊瑪注射的夢」開始，從「精神分析的誕生」到後續的演變歷程，反移情概念的發展體現了理論和實務之間、臨床工作和概念化之間的持續互動。

雖然反移情在早期主要被視為分析師臨床效用的一種風險，但「其他」趨勢則把反移情

理解為精神之間歷程的結果，這趨勢一開始只是隱微的，但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當反移情的定義逐漸擴大時，此趨勢在分析的討論中變得越來越明確。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和二十一世紀的開始，人們進一步關注精神之間的現象與歷程，不只是發生在分析情境兩個主角的精神之內，也包括發生在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然而，在這個焦點中，主題優先性有很大的不同：前主體層次的交流、病人和分析師主體的相互交織、兩人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精神場域以及各種交流管道——潛意識反應、情感、情緒、語言、生理狀況、行為等。當反移情越來越被視為治療工具，其臨床和理論上的潛能和陷阱依然是分析師的主要興趣。

這個概念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所展示的不同意義，可以根據它們指涉的其他概念以及它們是出自什麼概念體系來組織：「反移情」指的是心智的地形學模型（意識／潛意識）；「反移情」指的是心智的結構模型（自我理想／超我、自我、原我）；「反移情」指的是特定的心理機制（阻抗、投射、投射認同、涵容者／被涵容者）；「反移情」指的是分析過程的特定面向（有效功能、情緒反應、神入）；「反移情」指的是分析師的心理特質／限制；「反移情」指的是精神之間互動和／或主體之間交流的移情—反移情基質或場域。

反移情可被視為一個主題，透過它，不同的理論傳統向彼此接近，而構成了精神分析的「共通點」。古典佛洛伊德背景的作者已經開始意識到分析師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病人影響。在客體關係傳統下工作的分析師也已經開始認為反移情不只是因為病人的投射和／或置換（只是對病人潛意識歷程的迴響），而是也反映了分析師的心理傾向。

今日，跨越精神分析文化、理論和臨床多元性的分歧，關於分析師的情緒受到病人和分析師自己的影響這一點，已獲得廣泛的共識，也見證了分析師在工作中如此豐富、多元、不可或缺和人性化的面向。

也參閱：

涵容：涵容者—被涵容者

投射認同（即將推出）

共演

參考文獻

Abend, S.M. (1986) Countertransference, empathy, and the analytic ideal: The impact of life stresses on analytic capability. *Psychoanal. Q.* 55:563-575.

Apprey, M. (1993) *Psychoanalytic Anthropology after Freud: Essays Mark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Freud's Death*: Edited by David H. Spain. New York: Psyche Press, 1992. Pp. 332. *Int. J. Psycho-Anal.* 74: 1292-1295.

Apprey, M. (2010) A Plea for Negotiation in the Public Spa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elds of Reference. *Psychoanal. Q.* 79:241-251.

- Apprey, M. (2014)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Eva D. Papiasvili.
- Arlow, J. (1997) Discussion Paper from the Panel "Countertransference, Self-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mer. Psychoanal. Assoc. Conference*, New York, December 1997.
- Alvarez, A. (1992) *Live Company*. London: Routledge.
- Aron, L. (1996) *The Meeting of Minds*.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Auchincloss, E. and Samberg, E. (2012) *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ulagnier, P. (1975/2001) *The Violence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Brunner-Routledge.
- Aulagnier, P. (2015) Birth of a Body, Origin of a History. *Int. J. Psycho-Anal.*, 96:1371-1401.
- Balint, M. (1935/1952) The Final Goal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In: *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London: Hogarth Press.
- Balint, A. and Balint, M. (1939) On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20: 223-230.
- Balint, M. (1949) Sándor Ferenczi, Obit 1933. *Int. J. Psycho-Anal.*, 30:215-219.
- Balint, M. (1950) Changing Therapeutical Aim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31:117-124.
- Balint, M. (1966) Die technischen Experimente Sandor Ferenczis. *Psyche – Z Psychoanal.* 20: 904-925.
- Balint, M. (1979) *The Basic Fault: Therapeutic Aspects of Regression*. London/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Baranger, M. and Baranger, W. (2008) The Analytic Situation as a Dynamic Field. *Int. J. Psycho-Anal.*, 89:795-826. (orig. work 1961).
- Bion, W.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 *Second Thoughts*. New York: Aronson.
- Bleger, J. (1967) Psychoanalysis of the Psycho-analytic Frame. *Int. J. Psycho-Anal.*, 48:511- 51.
- Blum, H.P. (1991) Affec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Techniqu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9S: 265-289.
- Blum, H.P. (2008) Further Excavation of Seduction, Seduction Trauma, and the Seduction Theory. *Psychoanal. St. Child*, 63:254-269.
- Bollas, C. (1983) Expressive Use of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Notes to the patient from oneself. *Contemp. Psychoanal.*, 19: 1-33.
- Bolognini, S. (2004) Intrapsychic-Interpsychic. *Int. J. Psycho-Anal.*, 85:337-358.
- Bolognini, S. (2009) The Complex Nature of Psychoanalytic Empathy: A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Exploration. *Fort Da*, 15:35-56.

- Bolognini, S. (2010) *Secret Passages: The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Interpsychic Relations*. The New Librar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 Bolognini, S. (2016) The Interpsychic Dimens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Psychoanal. Inq.*, 36:102-111.
- Bonomi, C. (2015) *The Cut and the Building of Psychoanalysis. Vol 1*. New York: Routledge.
- Borensztejn, C.L. (2014) *Diccionario de Psicoanálisis Argentino*. Buenos Aires: Asociación Psicoanalítica Argentina.
- Brierley, M. (1944) Notes on metapsychology as process theory. *Int. J. Psycho-Anal.*, 25:97-106.
- Britton, R. (2004) Subjectivity, Objectivity, and Triangular Space. *Psychoanal Q.*, 73:47-61
- Bromberg, P. (1998) *Standing in the Spaces*.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Casement, P. (1987) Between the Lines on Learning from the patient – Before and Afte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4:86-93.
- Cassorla, R.M.C. (2013) When the Analyst becomes Stupid.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Enactment using Bion's Theory of Thinking. *Psychoanal.Q.*: 323-360.
- Civitarese, G. (2008) Immersion vs. Interactivity and the Analytic Field. *Int. J Psych-Anal.*, 84: 279-298.
- de Bernardi, B. (2000) Countertransference: A Latin-American view. *Int. J. Psycho-Anal.* 81: 331-352.
- de Mijolla-Mellor, S. (2015/2016) Maternal Intrusion: Its Roots and Consequ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arent – Infant Disturbance: Theory and Therapy, Paris*. November 13-14, 2015; *Intern. Forum Psychoanal.* (2016), in press.
- Deutsch, H. (1926) Okkulte Vorgänge während der Psychoanalyse, *Imago*, vol. XII.
- Etchegoyen Horacio (1986) *Los fundamentos de la técnica psicoanalític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Editores.
- Eisler, I.M. (1920) Zur Theorie der Gegenübertragung (Theories of Countertransference). *Presentation to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Vienna/Prague: December 1920.
- Ellman, C. S., Grand, S., Silvan, M., & Ellman, S. J. (Eds.). (1998) *The modern Freudia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 Erikson, E.H. (1954) The dream specimen of psychoanalysis. *J. Amer. Psychanal. Assoc.* 2: 5-56.
- Faimberg, H. (1992)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Position and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73:541-546.
- Faimberg, H. (2005) *The Telescoping of Generations: Listening to the Narcissistic Links Between Gener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imberg, H. (2012) José Bleger's Dialectical Thinking. *Int. J. Psycho-Anal*, 93:981-992.
- Faimberg, H. (2015) Oral Communication (with Eva D. Papiasvili).
- Feldman, M. (1993) Aspects of Reality, and the Focus of Interpretation. *Psychoanal. Inq*, 13, 274-295.
- Fenichel, O. (1927) Kurzes Lehrbuch der Psychoanalyse. *Int. J. Psycho-Anal.* 8: 537-543.
- Fenichel, O. (1933) Braatøy, Trygve: Die psychoanalytische Methode. Beitrag zu der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atik in der Psychologie.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19:623-624.
- Ferenczi, S. (1909/1980) Introjection and transference. In: Balint, M. (Ed.), *First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pp. 35-93). London: Karnac Books.
- Ferenczi, S. (1927/1955) The problem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nalysis. In: Balint, M. (Ed.). *F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 pp.77-86. London: Hogarth Press.
- Ferenczi, S. (1928/1955) The elasticity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In: Balint, M. (Ed.). *F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 87-101. London: Hogarth Press.
- Ferenczi, S. (1932/1988) *The Clinical Diary of Sandor Ferenczi*. In: Dupont, J. (Ed.), Balint, M. and Jackson, N.Z., (trans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rro, A. (2001). Contenant inadéquat et violence des émotions : Dinosaures et Tortues. *Rev. Belg. Psychanal.*, 38:3-18.
- Ferro, A. (2002) *Seeds of Illness and Seeds of Recovery. The Genesis of Suffering and the Role of Psychoanalysts*. London: Routledge/New Library.
- Ferro, A. (ed.) (2009) *The Analytic Field. A Clinical Concept*. London: Karnac.
- Ferro, A. and Basile, R. (2008)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psychoanalytic session. *The Scandinavian Psyc. Review*, 31: 3-10.
- Ferro, A. and Civitarese, G. (2013) The meaning and use of metaphor in analytic field theory. *Psychoanal. Inq.* 33: 190-209.
- Freedman, N., Lasky, R. and Webster, J. (2009)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Counter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57:303-331.
-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E 4-5: 1-626*.
- Freud, S. (1909/1974) Letter from Sigmund Freud to C. G. Jung, June 7, 1909. In: McGuire, W. (ed). *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 G. Ju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eud, S. (1910)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E 11: 139-152*.
- Freud, S. (1912) 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practicing psycho-analysis. *SE. 12: 109-120*.

- Freud, S. (1915)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 Love: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SE* 12: 157-172.
- Freud, S. (1937a) 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SE*. 23: 255-269.
- Freud, S. (1937b)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E* 23: 209-253.
- Fromm-Reichmann, F. (1939) Transference Problems in Schizophrenics. *Psychoanal. Q.*, 8:412-426.
- Furlong, A. (2014)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Eva Papiasvili.
- Gabbard, G. O. (1982) The Exit Line: Heightened 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Manifestations in the End of the Hour.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30: 579-598.
- Gabbard, G. O. (1994) Sexual Excitement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Love in the Analyst.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42:1083-1106.
- Gabbard, G. O. (1995) Countertransference: the Emerging Common Ground. *Int. J. Psychoanal.*, 76:475-485.
- Gediman, H.K. (2011) Cutting Edge Controversies. *Psychoanal. Rev.*, 98: 613-632.
- Green, A. (1974) Surface Analysis, Deep Analysis (The Role of the Preconscious in Psychoanalytical Technique). *Int. R. Psycho-Anal.*, 1:415-423.
- Green, A. (1973/1999) *The Fabric of Affect in the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Sheridan, A., Transl.). London: Routledge.
- Green, A. (2000) The Intrapsychic and Intersubjective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 Q.*, 69:1-39.
- Green, A. (2002) The Crisis in Psychoanalytic Understanding. *Fort Da*, 8:58-71.
- Green, M.R. (1964) *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 The Selected Papers of Clara M. Thomps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eenberg, J. (2015) Therapeutic Action and the Analytic responsibility.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63: 15-32.
- Grinberg, L. (1956) Sobre algunos problemas de la técnica psicoanalítica determinados por la identificación y contraidentificación proyectiva, *Revista de Psicoanálisis* 13: 507 - 511.
- Grinberg, L. (1968) On Acting out and its Role in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Int. J. Psychoanal.*, 49:171-178.
- Grinberg, L. (1982) Los afectos en la contratransferencia. Mas allá de la contraidentificación proyectiva. *XIV Congreso Latinoamericano de psicoanálisis. Fepal, Actas* pp. 205-209.
- Godfrind-Haber J. and Haber M. (2002) L'expérience agie partagée (Shared Acted Experience).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66: 1417-1460.
- Grotstein, J.S. (1994)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ir Relationship. *Contemp. Psychoanal.*, 30: 578-592.

- Hann-Kende, F. (1936) Zur Übertragung und Gegenübertragung in der Psychoanalyse (On the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22: 478-496.
- Harris, A. (2005) Rough Magic;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 Cooper, Gabbard and Person. *Textbook of Psychoanalysis*.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 Heidegger, M. (1927/1962) *Being and Time*. (Engl. Transl. Macquarrie, J. and Robinson, 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eimann, P.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1: 1-84.
- Heimann, P. (1960) Countertransference. *Brit. J. Med. Psychol.*, 33: 9-15.
- Heimann, P. (1977)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Analyst's Cognitive Proces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5:313-333.
- Heimann, P. (1982) *About Children and Children-no-longer. Collected Papers 1942-1980*. London: Routledge.
- Hoffman, I. (1998) *Ritual and Spontane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A Dialectical-Constructivist View*.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Jacobs, T. (1986) On Countertransference Enactments. *J.Amer.Psychoanal.Assoc.*, 34: 289-307.
- Jacobs, T. (1991) *The Use of the Self: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ytic Situatio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Jacobs, T. (1993) The inner experiences of the analyst: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tic process. *Int. J. Psychoanal.* 74: 7-14.
- Jacobs, T. (1999) Countertransference past and present: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Int. J. Psycho-Anal.* 80: 575-594.
- Jacobs, T. (2001) On Misreading and Misleading Patients: Some 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Miscommunications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Enactments. *Int. J. Psycho-Anal.*, 82: 653-669.
- Joseph, B. (1985)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Int. J. Psycho-Anal.*, 66: 447-454.
- Kernberg, O. F. (1965) Notes on Counter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13: 38- 56.
- Kernberg, O.F.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Y: Jason Aronson.
- Kernberg, O.F. (1983)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haracter Analysi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1S: 247-271.
- Kernberg, O.F. (2015)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dynamic Development. *Int. Forum Psychoanal.*, 24: 38-46.
-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 J. Psycho-Anal.*, 27:99-110.
-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Lacan, J. (1966/1977)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l. Sheridan, A.) London: Tavistock.
- Laplanche, J. (1997) The Theory Of Sedu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ther. *Int. J. Psycho-Anal.*, 78:653-666.
- Lasky, R. (2002)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the Analytic Instrument. *Psychoanal. Psychol.*, 19:65-94.
- Lewin, K.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Concept, Method and Reality in Social Science; Social Equilibria and Social Change. *Human Relations*, 1: 5-41.
- Little, M. (1981) *Transference Neurosis and transference psychosis*. New York: Aronson.
- Loewald, H.W. (1960)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41:16-33.
- Loewald, H.W. (1971)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Comments on the Concept and the Phenomenon. *J. Amer. Psychoanal. Assn.*, 19:54-66.
- Loewald, H.W. (1975) Psychoanalysis as Art and the Phantasy Character of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23, 277-299.
- López-Ballestros, L. (1923) *Sigmund Freud: Obras completas, vol. IV*. Madrid: Biblioteca Nueva.
- Mancia, M. (2006) Implicit Memory and Early Unrepressed Unconscious: Their Role i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How the Neuroscience Can Contribute to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87: 83-103.
- Mawson, C. (2010) *Bion Today*. London: Routledge. New Library of Psychoanalysis. Merleau-Ponty, M. (1945) *La 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N.R.F. Gallimard.
- Meltzer, D. (1973) *Sexual States of Mind*. London: Karnac.
- Menninger, K. (1954) Regulatory Devices of the Ego Under Major Stress. *Int. J. Psycho- Anal.*, 35:412-420.
- Michels, R. (ed.) (2002) *Key Papers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JP Education Section (IJP Key Papers Series)*. London: Karnac.
- Mitchell, S. (1993) *Hope and Dread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itrani, J.L. (1997) *Influence and Autonomy in Psychoanalysis*.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Mitrani, J.L. (2001) 'Taking the Transference': Some Technical Implications in three Papers by Bion. *Int. J. Psycho-Anal.*, 82: 1085-1104.
- Moscovitz, S. (2014) Hans Loewald's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itial reception and later influence. *Psychoanal. Psychol.*, 31(4) 575-587.
- Ogden, T. H. (1994a) *Subjects of Analysis*. London: Karnac Books.
- Ogden, T. H. (1994b) The analytic third: Working with intersubjective clinical facts. *Int. J.*

Psycho-Anal., 75:3-19.

Ogden, T. H. (1995) Analyzing forms of aliveness and deadness of the 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76: 695-709.

O'Shaughnessy, E. (1990) Can a Liar be a psychoanalyst. *Int. J. Psychoanal.* 71: 187-195.

Papiasvili, E.D. (2014)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Sandor Ferenczi's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in the Diagnosis and Analytic Treatment of Chronic PTSD. *Psychoanal. Inq.*, 34: 122-134.

Parat, C. (1995) *L'Expérience Emotionnelle Partagée*. Paris: PUF.

Pick, I.B. (2015) Irma Brenman Pick on 'Working through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JP, 1985). *PEP/UCL Top Authors Project*, 1:1.

Racker, H. (1948) Contratransferencia: Las identificaciones complementarias y concordantes. *Presentación de la Sociedad Argentina de Psicoanálisis*. Buenos Aires.

Racker, H. (1953)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4:313-324.

Racker, H. (1957) The meanings and uses of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Q.*, 26:303-357.

Racker, H. (1968)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London: Hogarth Press.

Reich, A. (1951)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2:25-31.

Reisner, S. (2001) Freud and Developmental Theory. *Stud. Gen. Sex.*, 2:97-128.

Renik, O. (1999) Playing One's Cards Face Up in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Self-Disclosure. *Psychoanal. Q.*, 68: 521-553.

Rosenfeld, H. (1962)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Int. J. Psycho-Anal.* 43: 184-188.

Rosenfeld, H. (1969) On the treatment of psychotic states by psychoanalysis: An Historical Approach. *Int. J Psychoanal.* 50: 615-631.

Rosenfeld, H. (1987) *Impass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Roussillon, R. (2009) Corps et comportement: langage et messages. *Rev. Belg Psychanal.*, 55:23-40.

Sandler, J. (1976)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role-responsiveness. *Intern. Review Psychonal.* 3:43-41:352-365.

Sandler, J., Dare, C. & Holder, A. (1992, 2nd ed.) *The Patient and the Analyst. The Basis of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Revised and expanded by J. Sandler and A.U. Dreher.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orig. 1971].

Sapisochin, G. (2013) Second thoughts on agieren: Listening to the enacted. *Int. J Psycho-Anal.*, 94:967.

Skelton, R.M., ed. (2006) *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sycho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earles, H.F. (1959) Oedipal Lov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40:180-190.

Searles, H.F. (1979)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Related Subjec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Segal, H. (1983) Som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Melanie Klein's work: Emergence from Narcissism. *Int. J. Psycho-Anal.* 64: 269-276.

Segal, H. and Britton, R. (1981) Interpretation of Primitive Psychotic Processes: A Kleinian View. *Psychoanal Inq.* 1: 267-277.

Smith, H. (1999)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Analytic Listening. *J.Amer. Psychoanal. Assoc.* 47: 465-484.

Smith, H. (2000) Countertransference, Conflictual Listening and the Analytic Object Relationship. *J. Amer. Psychoanal. Assoc.*, 48: 95-128.

Smith, H. (2003) Analysis of Transference;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Int. J. Psycho-Anal.* 84: 1017-1042.

Spillius, E. (1994) Developments in Kleinian Theory: Overview and Personal View. *Psychoanal. Inq.* 14: 324-364.

Steiner, J. (1994) Patient-Centered and Analyst-Centered Interpretations: Some Implications of Containment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 Inq.*, 14:406-422.

Steiner, J. (2011) Helplessness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Analytic Session. *Int. J. Psycho-Anal.*, 92:135-147.

Stern, A. (1917) Countertrans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New York Psychoanalytic Society Meeting*, New York: March 27, 1917.

Stern, D. (1997), *Unformulated Experience*.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Stoltenhoff, H. (1926) *Kurzes Lehrbuch der Psychoanalys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Sullivan, H.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Sullivan, H.S. (1964) *The Fusions of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Norton.

The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2013) Enact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Relational Organization. *J.Amer. Psychoanal. Assoc.*, 61:727-749.

Tronick, E.Z. (2002) A Model of Infant Mood States and Sandarian Affective Waves. *Psychoanal. Dial.*, 12:73-99.

Weiss, E. (1925) Über eine noch nicht beschriebene Phase der Entwicklung zur heterosexuellen Liebe.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11:429-443.

Winnicott, D.W. (1949) 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0:69-74.

Winnicott, D.W. (1950)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Winnicott, D.W. (1972) *Holding and Interpretation: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6 edition), pp. 1-186.

Winnicott, D.W. (1974) Fear of Breakdown. *Int. Rev. Psychoanal.*, 1: 103-107.

區域顧問與撰稿人

歐洲：Maria Vittoria Costantini, Dr.ssa. med.; Anna Ursula Dreher, Dr. phil.; and Dipl. Psych. Henrik Enckell, MD, PhD

拉丁美洲：Adrian Grinson, Dr. dipl. Psych.

北美洲：Andrew Brook, D.Phil.; Adrienne Harris, PhD; Robert Oelsner, PhD; and Arnold Richards, MD

額外審稿：Rosemary Balsam, MD and Allannah Furlong, PhD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PhD, ABPP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跨區域精神分析百科辭典，接受創作共同授權條款當中 [創作共同—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CC-BY-NC-ND) 之授權協定。核心權利保留予作者群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及其會員撰稿人)，但此材料可被他人使用，僅限於非商業用途，清楚註明引自國際精神分析學會 (包括提及此連結 www.ipa.world/IPA/Encyclopedic_Dictionary)，並且必須是逐字引用，不可是改寫、編輯或重組的型式。請按此找尋辭彙。

協調 (Coordination) :

楊明敏 (Ming-Min Yang)、周仁宇 (Jen-Yu Chou)、林俐伶 (Liling Lin)、陳冠宇 (Kuan-Yu Chen)、蔡榮裕 (Jung-Yu Tsai)

翻譯 (Translation) :

劉玉文 (Yu-Wen Liu)、陳昌偉 (Chang-Wei Chen)、吳麗琴 (Li-Chin Wu)、楊筑甯 (Chu-Ning, Yang)、彭奇章 (Chi-Jang Peng)、黃君瑜 (Chun-Yu Huang)、劉又銘 (Yu-Ming Liu)、鄭婉汝 (Wan-Ju Cheng)、王麗文 (Li-Wen Wang)、黃秀惠 (Hsiu-Hui Huang)

校譯 (Proof-reading) :

盧乃榕 (Nai-Rong Lu)、謝佳芳 (Chia-Fang Hsieh)、林怡青 (Yi-Ching Lin)

審閱 (Final-checking) :

劉佳昌 (Chia-Chang Liu)、許欣偉 (Hsin-Wei Hsu)

編輯 (Editing) :

劉玉文 (Yu-Wen Liu)、王明智 (Ming-Chih Wang)、陳瑞君 (Jui-Chun Chen)、劉依盈 (I-Ying Liu)、楊筑甯 (Chu-Ning Yang)、吳念儒 (Nien-Ju Wu)、魏與晟 (Wu-Chang Wei)、蔡榮裕 (Jung-Yu Tsai)